

未来在我手中的梦

——中学课本剧

主 编：马鹏举

审 订：唐 文



新华出版社

失落在栈桥的梦

——中学课本剧

主 编 马鹏举

副主编 张荣俊

陈敬华

审 订 唐 文

王文圣

新 华 出 版 社

失落在栈桥的梦

•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湖北省嘉鱼县印刷厂印刷

•

737×1092 1/32 7.125印张 16万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200

ISBN7—5011—1302—5/G · 436

定价：2.50元

目 录

- 一、审狗.....陈敬华(1)
——(根据课文《变色龙》改编)
- 二、潘虎.....陈敬华(8)
——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三、不灭的火种.....陈敬华(20)
——(根据《挺进报》改编)
- 四、失去光泽的歌声.....叶序顺(34)
——(根据《第二次考试》改编)
- 五、皇帝的新装.....刘友三(39)
——(根据同名童话改编)
- 六、韩麦尔先生.....郑嘉璇(45)
——(根据《最后一课》改编)
- 七、失落在栈桥的梦.....许晓 许可(51)
——(根据《我的叔叔于勒》改编)
- 八、驿路梨花.....唐 文(58)
——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九、叱咤风云的外交家.....马鹏举(67)
——(根据《唐雎不辱使命》改编)
- 十、鲁提辖拳打镇关西.....刘友三(74)
——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
- 十一、√孔乙己……………陈敬华(81)
——(根据同名小说改编)
- 十二、√疯了的举人老爷……………陈敬华(87)
——(根据《范进中举》改编) []
- 十三、√阴阳脸……………刘友三(96)
——(根据《制台见洋人》改编)
- 十四、√一个日本老师和中国学生……………徐国志(105)
——(根据《藤野先生》改编)
- 十五、√草地晚餐……………郑嘉璇(115)
——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十六、√英雄放牛娃……………陈敬华(121)
——(根据《童区寄传》改编)
- 十七、√自由神流泪了……………陶 晖(128)
——(根据《竞选州长》改编)
- 十八、√火不能把我征服……………张荣俊(141)
——(根据《火刑》改编)
- 十九、√母亲……………晨 斗(148)
——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二十、√丢失项链的女人……………张荣俊(153)
——(根据《项链》改编)
- 二十一、√守财奴……………晨 斗(162)
——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二十二、√装在套子里的人……………晨 斗(169)
——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二十三、√冬居计划……………陈青松 陈荣鑫(177)
——(根据《警察与赞美诗》)
- 二十四、√风雪红梅……………张荣俊(185)

- ✓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二十五、药.....汪建华(192)
- (根据同名课文改编)
- 二十六、弦高颂.....陈敬华(198)
- (根据《骰之战》改编)
- 二十七、被蒙骗的老上校.....张荣俊(205)
- (根据《柏林之围》改编)
- 二十八、廉颇负荆.....李锡兴(214)
- (根据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部份改编)
- 跋.....马鹏举(221)

审 狗 (喜剧)

——根据课文《变色龙》改编

时间——帝俄时代的一天。

地点——市场的广场一角。

人物——警官奥楚蔑洛夫；巡警叶尔德林；首饰匠赫留金；厨师普洛诃尔；卖醋栗的孩子；男女市民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〔报幕员上。简称“员”。〕

员：即将演出的喜剧《审狗》，是根据世界短篇小说之王，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改编的。什么是“审狗”，请让我暂时保密。变色龙嘛，它是四脚蛇中的一种，它善于变换皮肤的颜色，以适应周围的环境。不过，这里的变色龙，并不是自然界的四脚蛇，而是人类社会中的“两脚蛇”！

〔幕启：卖醋栗的孩子(简称“孩”)托着一盘子的醋栗上。〕

孩：(叫卖)醋栗，醋栗，新鲜的醋栗！醋栗，醋栗，大个儿的醋栗！……

〔警官奥楚蔑洛夫(简称“奥”)穿着新的军大衣，带着巡警叶尔德林上(简称“叶”。)〕

奥：(瞥见孩子)岂有此理！没收！

叶：是。

〔叶走过去，冷不防地夺走了筛子和醋栗。〕

孩：(意欲夺回)你……你这是为什么嘛？

叶：谁让你满地里瞎跑，不呆到一边去？扰乱市场，妨碍

交通！

奥：岂有此理！

孩：（哭）好人啊！我改就是，再也不敢乱跑了……还给我吧！

奥：哼！

孩：（向奥祈求）长官，爷爷等我卖了它买面包回去呢……长官，还给我吧！我穷着呢！

奥：滚！

叶：小笨蛋！东西没收了哪有还的？我们的长官可是依法行事，从来不管富和穷，贵和贱的……

孩：（一路啜泣着，追讨着）还给我吧，还给我吧……

〔幕侧传来赫留金（简“赫”）的声音：“好哇你咬人？

该死的畜牲！稍停，声音又起：“伙计们，别放走它！这年月，咬人可不行！逮住它，逮住它！哎哟……哎哟！”

狗的尖叫声。赫上。

赫：（东张西望）该死的狗，它跑到哪儿去了？〔男女市民甲、乙、丙、丁上。他们边问“怎么啦”之类的话，边围了上来。

叶：好象出乱子了，长官！

〔奥微微向左一转，走进了人群，巡警也跟了进去。赫留金举起了右手，把一个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人们看……

赫：你们看，你们看……

奥：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赫留金，你不去干活，在这儿干什么？你究竟为什么举着那个手指头？

甲：长官，我知道……

奥：……谁在嚷？我要当事人回答。不懂规矩？

赫：长官，我好好地走我的路，没招谁没惹谁……忽然，有只狗跑过来，把这手指头咬了一口……

奥：你要怎么着？

赫：长官，您知道，我是首饰匠，做的是细致活儿。这得叫狗主赔我一笔钱才成，因为也许我要有一个礼拜不能干活啦……

奥：狗呢？

赫：（指后台）跑到那边去了！……

孩：（讨好地）长官，我去给您找来？

奥：快去！

〔孩子下。〕

奥：我要好好地审一审……严惩这个畜牲！

赫：很对，长官！要是人人都这么让畜牲乱咬一阵，那在这世界上也没个活头了。

〔后台传来几声狗叫之后，孩子牵狗上。绳子交给巡警。〕

奥：你这个畜牲！你知道自己犯法了吗？你的主人是谁？

〔狗连吠三声。〕

奥：（问巡警）它这是什么意思？

叶：长官，狗是不通人性的。

奥：对对！畜生是没有人味的，跟它没有道理可讲。不过，我绝不放过这件事！我要拿点颜色出来，给那些放出狗到处乱跑的人看看。

叶：长官！狗多半是老爷们养的。

奥：（严厉地）老爷又怎么样？那些老爷既然不遵守法令，现在就得管管他们。等到他，那个混蛋，受了罚，拿出钱来，他才会知道放出这种狗来，会有什么下场。哼！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！

赫：谢谢长官！您真是秉公执法的好长官！

奥：叶尔德林，去调查一下，这是谁的狗，打个报告上来！这条狗呢，多半是条疯狗，弄死好了。马上去吧，别拖！

叶：是，长官！

奥：慢！不过……请问，（问众人）这到底是谁家的狗？

乙：这好象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。

奥：（惊）你说什么？

乙：我是说，这象是席加洛夫将军，席加洛夫老爷家的狗，长官！

奥：（旁白）席加洛夫将军？席加洛夫老爷？哦！真见鬼！怎么会是他的，而不是别人的呢……（转对叶）叶尔德林，帮我把大衣脱下来……（叶帮他脱下大衣）真要命，天这么热，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……赫留金！

赫：长官！……

奥：只是有一件事还要研究研究：它怎么会咬着你的？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？它是那么小，小得可怜！你呢，却长得这么魁梧！简直像个大狗熊！

赫：长官，我没有说假话。（复举起带血的手指）。

奥：你那手指头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，后来却异想天开，想得到一笔什么赔偿费了。你这种人啊……是出了名的！我可知道你们是些什么鬼东西！

乙：长官，他本来是开玩笑，把烟卷戳到狗的嘴里去，狗呢——可不爱吸烟，就咬了他一口……他是个荒唐的家伙，长官！

奥：好啊，你竟敢糟蹋将军家的狗！你……

赫：他是胡说，长官！（转对乙）你这个睁眼睛，你什么也没看见！他老人家是明白人，看得出来到底谁胡说，要是我撒了谎……法律上说得明白，现在大家都平等啦……

奥：（皱眉头）少罗嗦！

叶：（深思之后）不对，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……

奥：是吗？

叶：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。他家的狗，全是大猎狗。

奥：你拿得准吗？

叶：拿得准，长官……

奥：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将军家里全是些名贵的、纯种的狗，这条呢，鬼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儿！……

叶：是的，长官

奥：你看，毛色既不好，模样也不中看，完全是个下贱胚子。居然有人养这条狗！哼！养这种狗的人，看样子也不是个好东西！

叶：是的，长官，狗的主人一定不是好东西！

奥：你呢，赫留金，受了害，我们绝不能不管。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！是时候了。

赫：谢谢长官！（转对乙）你这个烂舌头的！

叶：不过……说不定……也许就是……

奥：（情急地）你……你你，你说什么？

叶：（一口气说出）我是说，长官，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……它的脸上又没写着“不是”两个字……

奥：（吼）什么？

叶：报告！前几天我在将军家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。声音也相似，汪汪汪……

奥：笨蛋！狗不都是“汪汪汪”的吗？

乙：没错儿，将军家的！

丙：是的，将军家的！

奥：哦！……叶尔德林老弟，给我穿上大衣吧，好象起风了，挺冷……（叶帮他穿上大衣），你把这狗给将军家里送去，就说这狗是我派人找着的。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大街上来——这是条名贵的狗，别叫坏人糟害了！（转对

赫)狗是骄傲的动物……你这混蛋，把手放下来！不用把你那蠢手指头伸出来！怪你自己不好！——活该！

〔赫留金垂头丧气。市民乙喜形于色，幸灾乐祸。叶尔德林牵起狗正要离开——

奥：(对叶)记住了我的话吗？

叶：记住了，长官。您说，好象起风了，挺冷……

奥：笨蛋！

叶：您是说，这狗是您亲自派我找着送去的……这是条名贵的狗……您还说，您很喜欢它，就象您的孩子，您的父亲，您的……

奥：得了，快去！

〔众笑。

〔叶牵着狗刚走出圈子，厨师普洛诃尔(简称厨上)。

丁：将军家的厨师来了，问他好了——喂，普洛诃尔！上这儿来！瞧瞧这条狗，是你们家的吗？

厨：瞎猜！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！

奥：既然普洛诃尔说不是将军家的狗，那它就是条野狗！用不着再说空话，弄死它算了。(狗叫)你叫什么！我早知道你不是好东西，你的主人也不是……(听到后面说起前半句，连忙住口。)

厨：这是我们家——将军的哥哥的狗。

奥：(吓了一跳)什么？将军的哥哥的狗？

(旁白)我的上帝！……

厨：是的。他哥哥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。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小猎狗，他哥哥却喜欢。

众：啊！

〔众人颇有兴味地看着奥。短暂的冷场。

奥：（含笑，充满温情）将军哥哥来啦？是乌拉吉米尔·伊凡尼奇吗？哎呀，天！我还不知道呢！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吗？

厨：是来住一阵的。

奥：哎呀，天！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……可我还不知道呢！这么说，这是他老人家的狗？高兴得很……（蹲下去抚摸着狗）把它带走吧。这小狗还不赖，怪伶俐的，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！哈哈哈……叶尔德林，给它抓一把醋栗！（叶照办）……它不吃，看不上……果然是只名贵的狗！

赫：（嘟囔。）我白给这狗咬了……

奥：该把你的手指头咬掉！……哈哈哈，好一条小狗……

〔厨师牵着狗走出人丛，下。奥举起手，久久不放，象是和狗表示“再见”。〕

奥：叶尔德林，回去之后，你还是要去将军的家里，就说我向将军的哥哥问好；有什么吩咐，我们一定效劳！

叶：是的，长官！

奥：（转对赫）哼！我早晚要收拾你！

孩：长官，还我醋栗……（哭）我给您牵了狗来着……

叶：蠢东西！老谷的狗能随便牵的吗？

〔奥对孩子不屑一顿，把大衣一裹，带着叶尔德林穿过广场，下。〕

〔市民甲、乙、丙、丁在嘻笑声中下。〕

〔台上只剩下赫留金与孩子两个人。两人同病相怜，抱在一起。〕

赫：孩子！……

孩：叔叔！……

〔幕下。〕

潘 虎

——根据同名课文改编

人物：潘虎——农民游击队队长，三十来岁。

邓洪——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，二十来岁。

李春生——钟表匠，三十多岁。

农民游击队员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等多人。

推车送米给游击队的长工。

时间：一九三〇年六月的一天

地点：湖南醴陵石灰咀。

（一道幕启：通往石灰咀的大路上。路边树荫下有一块大青石。邓洪、李春生上。他们穿着雪白的竹布裤褂，撑着漂亮的布伞，提着小小的修钟表的工具箱。）

邓：（指着大青石）这儿凉快，歇会吧。前面便是石灰咀了。

（两人坐下）

李：（朝来路望了望）邓师付，那个人不见了。

邓：（也望了望）果然不见了。我们走，他也走，我们停，他也停，真是怪事。

（游击队员甲、乙上。）

甲：我们队长请你们去谈谈。

乙：走吧，快点儿！

邓：（惊）为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

甲：你们去就知道了。

邓：去哪里？

乙：石灰咀。

邓：好，去吧。

李：我……我们是……好人，手艺人呀……

甲：（冷笑）收起你那一套吧！

乙：走吧！还不快点！

（甲、乙带两人下）

（两道幕启：农舍的堂屋。门口有一个手持梭标，戴红袖章的农民站岗。潘虎上。他是一个彪形大汉，粗眉大眼，络腮胡，青布对襟短装，也戴红袖章。）

潘：（自言自语）我昨天卜了一卦，卦又说三天之内有两个探子从镇头布那边到这里来——他妈的，果然不假！喜人的是，探子被我派去的弟兄盯上了，他回来一报告，我就让另外两个弟兄把他“请”来了！哈哈！真是神卦呀！

（白）带人！

（潘虎落座。甲、乙押着邓、李上、甲、乙分站两边。邓、李上前见潘虎，行礼。）

潘：你们是什么人？

邓：我叫邓洪，他叫李春生，我们都是本省人士。

潘：你们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

邓：我们从镇头布来，到醴陵县去，路过这里。

潘：你们吃什么饭的？

邓：我们都是钟表匠。

李：我们……都是工人……吃……手艺饭的。

潘：吃手艺饭的，哈哈！瞧你们这副行头，我就来气！哪有一点受苦人的样子，完全象两个地主崽嘛！

邓：钟表匠是细工，收入多一点，穿得也就体面一点……

潘：什么细工不细工！我们工农都是粗人，粗人才是好人！看

你们这模样就不是好东西——你们是探子！

李：（吓了一跳）队……队长！我们……不是探子，真是手艺人呀……

潘：不是探子，你就不会怕，你这个熊样子，就是不打自招！

邓：（从容地）报告队长，我们的确是修钟表的，不是探子。

不信，你把坏钟坏表拿来，我们当面修好！

潘：你还强辨！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们昨天卜了一卦，知道今天有两个探子来。——绑起来！

邓：慢来。

（邓用手势做暗号：张开五指把手一举。对方没有反应；

又把衣领一折，也没有反应。于是只好用暗语——）

邓：五大洲是什么？

甲：什么？糊米粥？

乙：米粥都熬糊了？

邓：“四大将领”是谁？

潘：要什么鬼花招！——快绑！

邓：（长叹一声）你们绑吧！我们今天遭到了鬼！

（邓、李两人被绑。）

潘：（指邓）这个白匪顶顽固，不打他是不招的，打！

（甲、乙用大竹片敲打邓，边打边问。）

甲：你们是哪里派出的探子？

乙：快说！

（李在旁边哭边诉说：老总，不得了呀！我家里还有老娘呀！还有老婆孩子！你们行行好吧！）

邓：（厉声）你们到底是什么游击队？受哪里领导的？

潘：（暴跳着）大胆！你倒审问起我们来了。告诉你们吧：老子是响当当的红军游击队，我潘虎——自己领导的！

邓：你们既然是红军游击队，我刚才作许多联络暗号，你们为什么一点也不懂？告诉你们，我倒真是红军战士，还是共产党员哩。

李：（意外）邓师付，你……

潘：（大发雷霆）你还强辨！你竟敢冒充共产党，冒充红军？罪上加罪。（拿起一把雪亮的铡刀往邓的脚下一丢——）
（白）请你直架！

邓：（用脚把铡刀往旁边一踢，转对潘。）我的头是不容易杀的，我是有组织的。你们要杀，也要等过三天，先派人到上级去查问清楚。

潘：（气得吹胡子瞪眼）你、你、你——

甲：队长息怒。（对邓）你在这地方认识什么人么？

邓：……钟表匠潘绍桃。

潘：你认得潘绍桃，唔（沉思）要是潘绍桃认不得你们，你们就过不了这鬼门关了。（潘与甲、乙互相挤了一下眼睛，便先后出去了。）

（不久，甲、乙端着饭菜和三个葫芦瓢和碗筷之类来了。三个瓢分别盛着好菜。他们给邓、李也松了绑。）

甲：吃吧，没有好招待。

（甲、乙下。）

邓：嗨，鸡、鱼、猪肘子，好客气！李师付，吃吧！（大口大口吃起来。）

李：（哭泣）凭……什么……给你好吃的？这是……刑前餐……

邓：（笑）管他呢！吃吧，饱鬼总比饿鬼强。

（李仍不吃，只是哭泣）

（忽然台后一声吆喝：“送米来啰！送米来啰！快来卸车啰！……”不一会，丙、丁、戊等几名戴红袖章的队